

胡文彬 编

『金瓶梅』的世界

北方文艺出版社

《金瓶梅》的世界

胡文彬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敬文

装帧设计：王师颀

《金瓶梅》的世界

《Jīn píng méi》de shì jiè

胡文彬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8 12/16 插页 2

字数 207,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836

统一书号：10360·87 定价：2.00 元

《金瓶梅》是小说创作的里程碑·····	(1)
——中外学者谈论《金瓶梅》的价值 马安一	
《金瓶梅》是否淫书? ·····	殷霞明(6)

时代·作者

《金瓶梅》新论·····	夏志清(11)
《金瓶梅》的时代背景·····	后藤基已(44)
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 ·····	勃·里弗京(52)
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 ·····	魏子云(75)

版本·评点

《金瓶梅》的传抄、付梓与流行 ·····	魏子云(89)
《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	韩南(99)
《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 ·····	安德列·雷威安(161)
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 ·····	戴维特·罗依(171)

艺术·语言

- 《金瓶梅》写实艺术 孙述宇(179)
《金瓶梅》头上的王冠 魏子云(184)
《金瓶梅》的文学 小野忍(203)
《金瓶梅》的语言 鸟居久靖(211)

人物论

- 西门庆：贪欲与淫心 孙述宇(217)
痴爱：李瓶儿 孙述宇(223)
庞春梅：《金瓶梅》的命名 孙述宇(230)

资料·引言

- 《金瓶梅》的研究与资料 泽田瑞穗(234)
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 马幼垣(244)
《金瓶梅》引言 阿瑟·戴维·韦利(249)

附录：

- 《金瓶梅》研究书目 宋隆发(258)

- 后记 (274)

《金瓶梅》是小说创作的里程碑？

——中外学者谈论《金瓶梅》的价值

马安一

自古以来，一再引起争论的小说《金瓶梅》，在8月16日台北举行的首届国际汉学会议中，与会学者以此为题提出论文，并引起与会人士讨论的兴趣。

《金瓶梅》是怎么样一部小说？它的功过如何？中外学者娓娓道来，十分引人入胜。

性应限定在道德规范内

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与文化系教授芮效卫博士说：

《金瓶梅》是世界伟大小说之一，也是中国有名的古典小说之一，可惜在过去未被人予适当的评估。

我不认为《金瓶梅》是黄色小说，相反的，任何人如果细心读过这本小说，会发觉该书作者意图在说明，任何行为过度了都不好，性的放纵只是其中之一。

《金瓶梅》作者并非要人去注意书中所描述的色情行为，而是告诉读者过度放纵性欲行为的危险，其中包括了人的经

济、政治行为，只不过该书作者特别强调了性而已。

《金瓶梅》的作者深受荀子影响。他的价值系统就建立在荀子的思想上，而荀子思想可说是孔子思想的延续，要了解《金瓶梅》作者所欲表达的意念，不妨由孔子思想的角度来看。

苏秦、张仪所追寻的只是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的行为或与道德无关。我认为《金瓶梅》作者意图借荀子的形象，对苏秦、张仪的行为，投以轻蔑的嘲笑。换言之，《金瓶梅》的作者看不起那些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尽管这些手段可能与道德并无关系。

《金瓶梅词话》是最早的版本，应为最好的版本，我即以这一版本作我的研究。我也读过几本英译本，但从未见到译自《金瓶梅词话》的译本，都是译自年代较迟的版本，我想这点很遗憾，如何补正很重要。

在美国及日本，都有不少学者作此研究，我知道最近至少有五位学者的博士论文是以《金瓶梅》为题，由此可见这本书相当受学界重视，相信他们也会同意我对这本书的评价。

《金瓶梅》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两书大大的不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强调性的开放是人之所欲。但《金瓶梅》则相反，《金瓶梅》虽然也有性，而且还占了相当份量，但其重点在说明性仍应限定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之内，也就是受中国传统礼教的约束，性只应该存在于已婚夫妇之间。

我觉得这是本值得一看的书，但应从头看到尾，不应片断的看，尤其年轻人身心未成熟，断章取义的看此书，不免会因“误会”而遭伤害。

至于将之列为禁书，我不敢苟同，象《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出版之初也遭禁，后来也因其非真正淫书而解禁。应强调的是，《金瓶梅》是本“成熟”的书，必须以“成熟”的眼光视之。

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远东文学教授夏志清博士说：

在中国，《金瓶梅》一向被认为是放纵的色情文学，甚至被列为禁书。但近代学者研究这本小说时已具有较大的同情心。我觉得它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也是一部自然主义的结实作品。

就题材而论，《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已经跳出历史和传奇的圈子，处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创造世界，人物无论男女都生活在真的中产阶级环境，它那种耐心描写中国家庭中日常琐事，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但是在表现方法上，这本书里故意设计迎合习惯听口头讲故事的各式听众，它包括过多的词曲、笑话、民间传统和佛家故事，经常损害自然主义叙述的肌理组织，所以从文体与结构观点而论，这部小说并不是很好的，而且这部书写到西门庆死以后，整个调子就变了，变成很不统一，我们可以说这部书在写到西门庆死以前是小说，死以后就不算小说了。

我个人觉得《金瓶梅》这部小说不该被列为禁书，也不应该删节。我不认为看了《金瓶梅》会有坏的影响，我想胡适、鲁迅都偷看过《金瓶梅》，还有许许多多的读书人也都看过《金瓶梅》，也没有见到甚么坏的影响。或者有人担心小孩子看了《金瓶梅》身心会受影响，这样好了，父母让小孩子到了可以看成人电影的时候——大概十八岁吧，我想看《金瓶梅》是没有甚么坏处的。

在西方，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一样是很受争议的小说，有人喜欢拿来比较，我觉得这两部书是不同的，他们的道德观念不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主要是在探讨商业道德和爱情的关系，是很严肃，带教训意味来表现金钱竞争之

害的小说。而《金瓶梅》不是，《金瓶梅》是讽刺社会人性、官场势利，一论爱情则是肉体享受的。

我觉得，论《金瓶梅》是不是黄色小说，是不是淫书？这都是无所谓的，但是《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绝对可肯定的。

不是淫书不要心存偏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蒲安迪博士说：

我学的是比较文学，专门研究中国的古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我看了许多的版本，《金瓶梅》读了三、四次，《红楼梦》也不知看了几次，反正一有空就会把它拿起来读一段。

很多中国朋友觉得奇怪，象我这样的美国人，又一直在美国念书，而且到大学才开始学写中文，说中国话，看中国小说；看起文言小说是不是很吃力？最初当然吃力，但是很快的这种困难就克服了。

象我看《金瓶梅》，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结构很好，小节都描写得很细腻，是部很好的小说。

至于说《金瓶梅》是不是淫书？记得曾有位研究《金瓶梅》的专家说，有人觉得《金瓶梅》是淫书，就是没读过它。其实如果真要把《金瓶梅》中“淫”的地方数出来，也没几处，并不象一般所说的那么多。所以对待《金瓶梅》这部书的态度，完全是产生在“读法”的问题，如果专挑“淫”的部分跳着看，那根本不是欣赏小说嘛！

在西洋十七、十八世纪也有“学术偏见”，一些书籍也被列为淫书而被禁止出版，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种现象已完全消失，也不会产生什么禁书不禁书的问题。

我是个美国人，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金瓶梅》，或其他中国

小说，和中国人的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所差别。我想最大的差异是我没有“传统”的包袱，可以排除一些传统的偏见。

中国人看《金瓶梅》或其他中国古代小说，有从小看着玩，长大再研究它的，曾经有过单纯看小说很快活的经验。而我呢，看这些书时是自己的个性和年纪，生活经验已经到一定的阶段，完全是理性的，我现在看《金瓶梅》是采“明末清初”的方式。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从小看这些小说不好，事实上中国人研究的态度非常严肃。

文字和剪裁有重大突破

台湾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侯健教授说：

我比较赞同夏志清博士的看法。芮效卫博士主要从道德观点来看，而我觉得从宋朝理学，尤其是朱熹思想来谈，更为恰当。

此书说出了中国“食色性也”的道理，从“性”而言特别显著，象西门庆最先用情欲，后来完全是以性作为权势的表示，且将人性的堕落表露无遗，不过，也显现出善恶、报复的观念。

其实所谓的“黄色小说”，是将“性”看作一种很美、可喜、享受的东西。而《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强调“性”，却故意将其丑化，看西门庆对女性那种残酷样子，简直不待她是人，倒象玩具，又象是一种征服、战争，不让她享受。

无可否认，《金瓶梅》主要用社会写实的手法，尝试反映明末清初中产阶级如何向上爬的精神，其文字、材料剪裁，对后来的文学作品、小说是重大突破，是一项重要的里程碑。

（原载香港《当代》第2期1980年10月15日）

《金瓶梅》是否淫书？

殷霞明

从昔迄今，人们对《金瓶梅》所持看法，出现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誉之者，不惜把它提到自有小说以来的成就高度与极峰；贬之者，又不惜把它说成是满纸秽语污言、败俗祸世、全然是处的淫恶之书。唯洪水猛兽，庶几差近。

把《金瓶梅》置于任何一个极端，看法都不能算持平公允。但在比较上，奖誉《金瓶梅》者，以视贬毁之者，将获得更多数的人所拥护。这就是说，《金瓶梅》在毁誉之间应有它独立的位置，而在这里，它受欢迎的因素应比受反对的因素为高。

奖誉《金瓶梅》者，有两个人的说法，虽然亦属于偏颇之一类，但它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是金圣叹。圣叹以《金瓶梅》比“太史公”笔法，这是不恰当的，已经有人给予指责了，谢无量就认为这只是“高头讲章式”的批评，是唱经堂才子所发的梦话，不足深论。但金氏到底对这一类文学作品，也说过一些入情入理的话语，比如他说：“人说此是淫书 他只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何自而来？便废却此身耶？”又，

“一部书有如许绵绵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绵绵洋洋是何文字，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搁起不复道。”这些话他原是用来评鹭《西厢记》的，但这也是他拥护《金瓶梅》所持相同的论据，也是他对待所有能破历来圭臬，毁及道统藩篱的文学作品一贯所怀抱的主张。问题是：他不曾更直接、更具体讨论到《金瓶梅》对“此一书”的着眼如何，下墨如何，除去“此一事”，小说的文字又是怎样一个“绵绵洋洋”法？

这就必须另举一人，就试来看看郑振铎又是如何的一番见地罢。因为郑亦是拥护《金瓶梅》的极端派。他说：“《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金瓶梅》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它不是一部传奇，它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它写的乃是……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它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

郑氏这些话在金圣叹两百多年以后，它当然应该更有概括的能力，和更具备进步的立足点的。归纳起来，尽管他把《金瓶梅》的评价提到超越《水浒》、《西游》的高度，这中间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他显然已经能够把视线离开有“此一事”，看到小说真正“绵绵洋洋”的所在了。

这正好就是对小说毁誉之间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

数百年来，毁《金瓶梅》者太多了，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假的道学先生，不一定是绝对拥护封建道统的人，只因为他们从本书中看到想到的，首先就是“此一事”，看不到或不去看到那更多绵绵洋洋的文字，以及随之而来的特多特大的意义。

就是仅仅“此一事”，有很多的人也不曾恰到好处地去论定作

品所下笔墨的是非。而实际上，这里分明却是既有是，也有非的。

首先，《金瓶梅》的作者，抱持的不会是纯粹为淫褻而鼓吹淫褻的意图。如果如此，除了淫褻，作品就不会存在甚么绵绵洋洋的东西了。通常按照“淫书”的一般界说，它应该是“从以秽褻内容，导人行淫邪之事。”若果是正常的表现两性的关系，偶尔触及部分性欲的描写，自不在淫书之列，至少它不具备宣淫的目的性。要不然，“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皇皇然载于《易经》之上的这么一个说法就要从头写过。因为这本是顺应自然的存在，而人们要取消此一存在，不容许反映了。

《金瓶梅》写男女关系，写性欲，若从心理正常的角度和故事需要的限度出发，是不能对它遽加非议的，恰恰相反，为了基于一个反对当世社会淫靡风气的意义，基于暴露某些上中层人物的秽迹淫行的意义，而作下笔之顷，略施绘影绘声的手法，它还将是更能深入问题的实际，给予以具体的揭发和膺惩示众的。但现在，在这一方面，《金瓶梅》存在的缺点可就不小，它对两性间不正常的关系渲染太多了，夸张过分了。书中西门庆与淫的妇人，从潘金莲起，一共是十九人。（“意中人”何千户娘子蓝氏，王三官娘子黄氏，及男宠书僮王经均不计入）潘金莲与淫的男子，西门庆之外，一共是四人，还有“意中人”武二。这一大笔糊涂混帐，尽管本身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因素，和西门庆这一类所从属阶层流氓市侩内部黑漆一团的必然缪缪存在，只因作者生活在那么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中，身处鲍鱼之肆，日久不知其臭，不加批判反而着力去渲染它，甚至随处掩饰不住艳羨欣赏之情，浑忘借此可以选择适当机会，深入地揭发剥露一些人物的面目行迹，变消极形式而为积极内容，徒然看到腐败落后的一面，而且反手任由庸俗观念所束缚。这就终于成为本书的“佛头着粪”，不能争取得读者因其一是而讳言其一非了。

弄清这一个关键问题，便可以进来检视一下本书的绵绵洋洋的地方。事实上，也唯有这一方面，才是小说成就的最有机的实质。

公允来说，《金瓶梅》的社会意义是突出的，文学价值是高超的。袁中郎在《觴政》中，以之配《水浒传》为外典，又与《水浒》、《西游》并称“三大奇书”。作品在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社会、官场以及商业财务诸种活动中，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幅富有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的画面。它对市井社会经济、政治、人伦关系到人物的精神世界，都有相应的烘托。上至高层统治人物、各级文武官员，下至基层吏治机构，市井无赖，帮闲媒妁等等，作者轻组细织，一下子通通囊括而来，在这里构成了一个腐朽不堪的鬼蜮世界。这个鬼蜮世界可能也若干存在着作者文学表现上的一定夸张，但它是现实的，在当时是社会现实，从后日来看，则是历史现实。作品这样的提供，不论从进行社会了解言，从进行历史了解言，它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甚至不惟是文学以内的事情，也还将是涉及文学以外的事情。说《金瓶梅》伟大，这才是伟大的主要之点。

因此，可以概括地说：《金瓶梅》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的特点，首先是时代性社会性的，然后又是暴露性控诉性的。作者善于掌握人物描状的技巧，善于排比情节，善于驱遣文字，在构思上他是大胆的，在落笔时他又是细腻的，所以不管小说轮廓的铺陈看来是在演衍着一段宋人的故事，在实质上它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末社会。城市生活的放纵腐败，官商行为的荒淫无耻，对照着个别情节中所表现出种种卖儿卖女的贫苦阶层的生活形态，一个面临着崩溃命运的末代社会的悲哀，通过那个看似简单的流氓市侩家庭间一应琐事委婉曲折表现起来，呼之欲出。

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金瓶梅》作者之于世

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那么，《金瓶梅》的作者，其真是王凤洲世贞吗？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喧腾了不知多少时候，却也早已有了否决的定论了。“苦孝”之说无稽，固不待言，《啸亭续录》所云：“（书中）以宋明两代官名搀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谬陋若是！”此说也未未能概括否定的道理。比较可靠的，还是鲁迅后来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所说：“《金瓶梅词话》……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是的，从作品本身考察，是最雄辩的。《金瓶梅词话》所署作者笑笑生三字上面，既已明确加书籍贯兰陵，兰陵为今之山东峄县，而小说对话用的又是山东语，这怎能同江苏人王凤洲攀得上？笑笑生之另有其人，而且也必是山东峄县人，殆可无疑了吧？

《金瓶梅》传世的版本很多，比较为人所素称的是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它跟崇祯年间刊行的《金瓶梅》在某些个别字句上颇有歧异，特别是在第一回中。抗日战争以前，郑振铎编辑《世界文库》，所发表的几回，对此所作校勘，十分精细。

《词话》稍后有“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本，可惜仅印百部，且是非卖品，更非一般读者所能得。另有卿云书局所刊《古本金瓶梅》，则从民国五年存宝斋的真本《金瓶梅》翻印的。秽褻之处多已删节，是最为易得的一种。

（原载香港《广角镜》月刊第8期，1973年5月16日出版）

《金瓶梅》新论

夏志清*

(一)

传统上同《三国》、《水浒》和《西游记》并称的《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这本小说有西方翻译家卓越的译本，和学者们深刻的研究。克里门·伊吉顿 (Clement Egerton) 的译本凡四册，译名 *The Golden Lotus* (1939 年出版)，译事虽难，但译笔颇令人激赏。这位译者根据的是崇祯本而非较早与很完备的万历本，且把诗词部分或予简化或予删除，但他嗜爱这件译述工作，甚少严重错误，这半是因为小说家老舍的“慷慨协助”，伊吉顿就把这译本献给他。弗兰兹·孔 (Franz Kuhn)①的德文节译本 (再转译为英文，英译书名即《金瓶梅》的译音 *Chin Ping Mei*)，虽然省略了那些描写性爱的部分，但它也把许多令人厌倦的事件省略而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可读性。最新派垂克·韩南 (Patrick Hqnann)②教授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金瓶梅的原文》(*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与《金瓶梅的探原》(*Sources of the Chin*

* 夏志清：江苏省吴县人，1918年生。1942年毕业于上海私立沪江大学，1957年获英国耶鲁大学英语博士。1962—1969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副教授，1969年至今任教授。著有《中国古典小说评介》(1968年)等。

Ping Mei), 对于中日学者的研究又提供了很多材料^③。对这部小说的结构与组织的进一步研究必然会依据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在中国,《金瓶梅》一向被认为是放纵的色情文学而未受到重视,甚至被列为禁书。但近代学者研究这本小说时已具有较大的同情心,他们认为它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也是一部自然主义的结实作品^④。就题材而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它已跳出历史和传奇的圈子而处在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创造世界,里边的人物均是世俗男女,生活在真正的、不复给人雄伟感的中产阶级的环境里。虽然色情小说早已有人写,但它耐心描写一个中国家庭中卑俗而且肮脏的日常琐事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进,在以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也鲜有任何作品与之比拟。但它虽然给小说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它的表现方法却是另一回事儿,更甚于《水浒传》。《金瓶梅》这部作品是故意设计出来以迎合习惯于听口头讲故事的各式听众。它包括过多的词曲与笑话,民间传统和佛家故事,经常损害了自然主义叙述的肌理组织。所以从文体与结构观点而论,我们必须认为迄今为止在我们已讨论的小说中它是最令人失望的一部。

它继承说书的形式实在使人不解,虽然这部小说开始是取材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但这故事的发展有一篇独创故事的特征,很少受惠于历史或传说。现存的最早的本子——刻于万历(1573—1619)末年——书名为《金瓶梅词话》^⑤。书里无数描写性爱的诗章,跟其它早期小说无异,但它更有大量的单篇或整套的曲词。从这一显著的特征而言,潘开沛很认真地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这部小说是从许多代的说书人的演唱脚本演化出来的,这些说书人的特征就是在叙述西门庆的故事时,也吟诵那些单篇或整套的词曲。我觉得这种理论是能使人信服的,虽然在西方学者中对《金瓶梅》研究最具功力的韩南教授找不出理由赞成这一假